

十七史劄記

十七史

詳節

十七史序

凡事皆天也天不能言有意存焉天文之幽渺地理之廣漠必有星官之書推步之法與圖之志指南之方是皆天不能自為而生聖賢為之料理使人緣古證今燭微知遠也况纂序之問有大君以統治於上有群臣以佐理於下其間運祚之絕續國統之正闕君德之邪正臣職之修否紀綱布置政令設施有張有弛有得有失非生聖賢以紀其事會其成則人道泯矣此史家之學天所以不能不付之大儒也彼尚書皆史也一自聖人刪削遂謂之經春秋則又聖人親筆誠萬世史學之宗也漢司馬遷乃輯古史而為史記始於黃帝迄於天漢貫穿今古歷歷可攷胤是而後班固范曄前後漢書之作陳壽之三國志唐太宗之東西晉書迄於歐陽修之五代史凡十七種皆摭拾歷代國書遺其繁而撮其要倣司馬氏義例為紀傳為表志宋儒東萊呂成公又總會而為十七史使數千年之事跡學者一展閱旬月之間可悉其要視彼國書汗牛充棟使人自幼至老徒興望洋之歎者其功奚啻倍蓰謂之天生聖賢以扶持世教者非歟第板刻既久天下少傳歲甲戌侍御李公如圭按治閩藩手授是書於建陽尹成君維令擇書林涉獵書史者繡梓以傳毋令魯魚亥豕以眩人心目成乃以屬義士劉弘毅氏私毅須命殫乃精力參考諸書正其訛謬越兩春秋始克成書屬序序其首領于深自慶得刷名於斯文大成之末然猶有說焉記事者史也加以筆削則經矣如子未子綱目之作易紀傳而為編年表啟以首年因年以著統與失大書分註所載宏綱大義微言細行皆有深意謂之可續麟經無忝也學者孰讀是書以盡其博然後參之綱目以歸於正則其學為有用措之天下決大疑定大事裕如也不然則佔碑呻吟徒事枝葉口耳之末耳奚貴哉予不佞僭言如石歲正德丙子六月初吉後學莆田鄭京書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序

建陽 木石山人 劉弘毅刊行

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史書史而包左氏國語宋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賈誼傳旁搜子史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表烟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况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覘探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註引致傍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嘒茲史於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諸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載拜謹序

索隱序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書名賢未知見重遠至晉宋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駙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為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郎誕生亦作音義三卷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郎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旨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謂止任己見不傳引諸家論辨欲使

後人從何準的貞護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
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辭其所未詳申其所
未申者釋文演註又重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朝散大
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謹序

索隱後序

太史公好奇而詞省故事叢而文微微可學考多未究班氏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兼採衆賢羣理畢
備其旨當其辭文近代諸儒共所鑽仰訓詁亦多太史公之書為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晉宋間徐廣作
音義裴駮作集解合八十卷劉伯莊以貞觀初於弘文館講授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崇文
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殘缺處多因發憤而補註其功殆半更撰音
義重作贊述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劉伯莊在唐儒林傳張嘉會未詳河內司馬貞再拜謹序

補史記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謂由正重司天地正祭人當五百之運謂五百年必有王者兼以代
為史官親掌圖籍儼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爰自黃帝迄於漢武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
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
規模別為書表題目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謂外戚不詳軒春秋次國略而不
書亦多有以明會要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吳或長沙王並錄謂錄有闕焉所未安又列
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虛晉之叔向衛之史魚咸
德不闕何為蓋闕謂管晏此數君伯陽濟虛為教子也韓子峻制法謂非靜躁不同德刑斯舛

靜地謂天子
不善歎然其網絡古今網略也敘述懲勸左氏之微婉杜預左傳敘且春秋之稱微而隱有南史之典

實左傳齊雅行賦莊公太史書曰在行賦其君行殺之兄弟死者二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

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生者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與業謝顯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

事討論輒黜陟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

之附於眾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其條於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

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駮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群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為集解然則時有冗長長去聲至於

盤根錯節謂其理句殘缺統緒謂遺漏咸拱手不言拱手謂束手不斯未可謂通學也今甄保按古今

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

雖位不運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河內司馬貞謹言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索隱曰左丘明作春秋傳三十卷國語亦丘明采世本戰國策索隱曰

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索隱曰上下禮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

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索隱曰反下禮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謂教六家要旨曰儒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謂游俠序劉向揚雄傳崇勢利而慕貧賤謂實漢傳處奇士之所而長貧賤好語仁義本足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傳

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理辯而不華實而不佞索隱曰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二十四魏公子二十五春中君二十六危惟際澤二十七樂毅二十八廉頗趙括如二十九四華三十屆
原三十一虞卿魯仲連三十二呂不韋三十三李斯三十四蒙恬三十五扁鵲三十六劉客三十七滑楫
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
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顧漢蘇轍子由謹識

外紀序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總衆異者歸於同古今兼載則竹帛不能紀撮其機會則筆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
子興文籍煩而譜牒作太史公云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異歷漢魏晉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
考者務為說誕包攝前後逮周厲王競列年紀更相違背遠邇無據安能考賢存其一說備列於下與刪
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馬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而著於上示相別
也班固謂三統曆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曆術比諸
家表疏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也元豐元年八月日秘書丞京兆劉恕道原序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目錄

卷之首

本紀

小司馬三皇紀

蘇子由三皇紀

蘇子由五帝紀

劉道原包橫以來紀

卷之一

五帝

卷之二

夏

殷

卷之三

周

卷之四

秦

項羽

呂太后

孝景帝

秦始皇帝

漢高祖

孝文帝

孝武帝

卷之五

表類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表

漢興諸侯王表

惠景間侯表

建元王子侯表

六國年表

秦楚月表

高祖功臣表

建元侯表

將相名臣表

卷之六

書類

禮書

律書

天官書

河渠書

樂書

曆書

封禪書

平準書

卷之七

世家

吳

魯

管集

齊

燕

曹

陳杞

衛

卷之八

宋

楚

卷之九

越

魏

卷之十

晉

陳涉

韓

楚元王

趙

齊悼惠王

孔子

曹參

外戚

陳平

荆燕劉賈劉澤

梁孝王

蕭相國何

三王武帝子

留侯良

梁孝王

絳侯周勃

梁孝王

卷之十一

列傳

史記卷之十一

伯更叔齊

管仲

晏子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子孫臆

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卷之十二

柳下惠

曹子臧

吳季札

晉范宣子

晉叔向

鄭子產

越范蠡大夫種

葉公諸梁

列子已上九條
古史增八條

商君

蘇秦

張儀

卷之十三

樛里子

甘茂孫羅

穰侯

白起

王翦

孟嘗君

荀子

孟嘗君

卷之十四

平原君虞卿

春申君

蔡澤

魏公子

范雎

卷之十五

樂毅

趙奢

田單

廉頗閼相如

李牧

魯仲連鄒陽

卷之十六

屈原賈生

刺客

曹沫
荊軻

呂不韋

專諸
豫讓

聶政

卷之十七

李斯趙高

蒙恬

卷之十八

張耳陳餘

黥布

韓王信陳豨

樊鄴滕灌

魏豹彭越

淮陰侯韓信

盛綰田儼

張丞相蒼

鄺生陸賈

傅新嗣周

劉敬叔孫通

季布樂布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君張叔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魏其武安侯

韓長孺

李將軍廣

匈奴

衛將軍驃騎將軍

平津侯主父偃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王

循吏

孫叔敖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子產

卷之十九

汲黯鄭當時

儒林

酷吏

大宛

游俠

汝幸

滑稽

淳于髡
優旃

優孟
西門豹

日者司馬亭主

龜泉

貨殖

卷之二十

太史公自序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首

南宋中郎外兵曹參軍

聞喜

裴烟

集解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高要

張守節

正義

唐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

河內

司馬貞

索隱

宋翰林學士門下侍郎

眉山

蘇轍

古史

宋秘書丞集賢院學士

高安

劉恕

外史

皇明正德丙子冬十月

京兆

劉弘毅

刊行

司馬蘇劉增草皇帝紀

小司馬索隱補三皇紀

司馬自註曰太史公作史記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為首既論古史不全

闕近代徐整作三五

太皞應攝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蛇身人首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

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禮音儀與就儀同義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

有龍瑞以龍紀宮號曰龍師作二十五絃之瑟木德王主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

也都於陳東封泰山立一百一平崩

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草造惟作罌黃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

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

也類木王稱言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肅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

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登足以立四極聚塵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茂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大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絃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

劉氏外紀曰其俗樸重端慤不忿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感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諸侯風沙氏叛不用命神農退而修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立一百二十年崩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

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

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

燧人氏 大庭氏 栢皇氏 中央氏 朱須氏 栗陵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渾沌氏 吳

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

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遠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千

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雉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佗紀蓋疏佗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此並是小司馬三皇紀所未載

蘇子古史三皇紀蘇子者仍古史自稱也

太昊伏羲氏風姓與小司馬同

炎帝神農氏姜姓與小司馬同

黃帝軒轅氏姬姓與小司馬同

黃帝生二子其一玄囂是為青陽其二昌意黃帝崩青陽立是為帝少昊

帝少昊金天氏亦曰青陽其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少昊氏既衰黃帝之孫顓頊代之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以上四君並與大史公大同

劉秘丞集庖犧以來紀

庖犧氏與小司馬同

神農氏

黃帝

帝堯

以上四君所稱各附入司馬紀

則去之它行不復料理也 未嘗軍居東至於海登丸山正義曰丸山在青州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

于江登熊湖北逐葦蕩山也合符金山而色于潯鹿之阿連樅桂來無常戚以師

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置左右大監監其萬國正其日月舉風后力收常先大

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馬德曰多馬大也謂獲寶鼎迎日推策望未而用之舉風后力收常先大

鴻羊正義曰舉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也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生靈皆去又舉人執干鈞之勢

者也馬千數萬舉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豆有姓力名牧者最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

為相得力救於大津謂以五為善者也因者占夢姓力名牧者最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

表力救兵法十五萬鄭玄云黃帝因者占夢姓力名牧者最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

兵法三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正義曰幽明之占也黃帝因者占夢姓力名牧者最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

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水不揚波山不崩實宮聖德履誠也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

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娶嫫祖嫫祖生二子一曰玄囂二曰昌

意焉意生高陽高陽有聖德黃帝廟皇南益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二歲正其日月舉風后力收常先大

孫立是為帝顓頊也

劉氏外紀曰帝愛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其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

子命谷成造曆肆首作數伶倫自大夏之西阮侑之陰取竹於嶠嶠之谷以生空竅厚大鈞者斷兩節

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以此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推律曆之數起清惠

正闕餘又命伶倫與榮播錘十二鐘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秀行天

下方制萬里畫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敵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并開四道而分八宅壘并於中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德而均欺陵之路塞關訟之心弭并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州分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者而數詳人民不夫百官無私市不預賣城郭不閉邑無盜賊相讓以財風雨時五穀登虎豹不妄噬鷲鳥不妄搏迷冥之國莫不感其貢

帝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教時以祭天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曰鬼神山川之神能與靈致治氣以教化黎民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志曰在張梁于蠡木海外姓曰東海中有山上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也四遠皆平

劉氏外紀曰尚赤薦玉以赤繒古者民神異業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顓頊作曆以孟春為元是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畀人曰作樂為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

帝嚳

帝嚳高辛也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黃帝之曾孫於顓頊為族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善施利物不於其身聽以知遠明以承徵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感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正義曰言作曆望晦朔日月未至明

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當而民勸不罰而民治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稷榆鑿齒
九嬰大風封締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鳴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
澤上射十日下殺稷榆斷修蛇於洞庭禽封締於桑林萬民皆喜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虞舜

虞舜者

法曰仁聖

名曰重華

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二十一年甲子生二十一白昌意至舜七世昌意黃

父瞽叟盲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

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

及後母與弟日以為讎匪有懈怠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

素隱曰什器

不一故以就時於負夏

時也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

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舜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

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滄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責驕事舜親戚其有婦道堯九男皆茲

為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謂反細一年所居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皋倉廩子牛羊瞽叟高復欲殺之舜事瞽叟愛弟彌謹

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

元

謂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

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瑤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混沌

信慈惠柔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謂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謂之檮杌

下語反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胃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

流四凶族遷于四裔

去王城四千里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

攝

攝

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舉陶契
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岳闡四門明通四方
耳目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波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
至于流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枝梁屨臣北山戎發思慎鄭立曰或東長為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
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和古詩守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劉氏外紀曰尚赤其社用土舜唐聞和聽求賢人以自輔立誹謗之木恭已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
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以樂敷天下重黎舉夔
舜以為樂正命延益八絃為二十五絃之琴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
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讓帝位南巡狩三十九年
崩於蒼梧之野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和說曰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舜子商
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索隱曰告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
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見天子天子弗臣示
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
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姁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正義曰太史公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索隱曰尚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惟
馴厲紳先生難言之按廣曰萬神即指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

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

是子觀春秋國語其發明帝德帝繫姓享矣顧弟弗深考史說美者見此者任一又在思列却城曰弟如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入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索隱述贊曰帝出少典居於軒丘既代炎曆遂禽蚩尤高陽嗣位靖深有謀小大遠近莫不懷柔爰沮帝嘗列聖同休帝學之弟其號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郃夷東作昧谷西曠明歆及陋揚與玄德升聞能讓天下賢哉二君

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大敘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有可略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為一篇之贊將為龜鑑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今為之贊云

蘇子古史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一謂許由事二謂魯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莊子蓋寓言焉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典職十數年然後授政傳天下若斯之難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魯史猶欲殺舜會考之書豈有不順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薦舜曰丞丞又不格姦益稱舜曰夔夔齊衆督叟亦尤若有頑父厲母傲弟而能和之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豈其已用而欲殺之哉孟子又曰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禹崩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舜禹之行天子之事及其終而辟之何哉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由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

夏

夏禹諡法曰受禪

名曰文命

又曰孔安國曰外布禹之文曰文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

堯末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

之政巡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逐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舉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

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律餘韻也身為度王肅曰以身為法度也稱以出新出於外也行山未木定

疊疊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新出於外也行山未木定

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

泥行乘橈如舟曰橈通倫反曰正義曰披橈形如輪而短小兩頭微起山行乘橈音丘通反又音紀錄反又音盛通

長下山前通倫反曰正義曰披橈形如輪而短小兩頭微起山行乘橈音丘通反又音紀錄反又音盛通

長下山前通倫反曰正義曰披橈形如輪而短小兩頭微起山行乘橈音丘通反又音紀錄反又音盛通

劉氏外紀曰禹常稱人無貪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也民勞而不怨苦者刈歸於人也人有

無糧資子者禹以厯山之金鑄幣贖之令尊子眾庶稻可種旱濕命稷子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

相給以均諸侯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於

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餘廣曰九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辟

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姁

氏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

劉氏外紀曰尚黑其杜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尺作樂曰大夏夏大也

言能大堯舜之德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瑟鐸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箕虞曰牧豎人以道者擊鼓諭以

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愛者擊磬有訟獄者搖輶一饋而十起一沐三盥髮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禹曰免舜之人皆以免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象九州昔黃帝作車少皞加牛夏仲加馬禹命夏仲為車正建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古有醴醕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是時天雨金三日亦嘗南稻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酒蠅蜺顏色不變龍俯首低尾而逝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皇甫謐曰年百歲也

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冀山之

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啟崩子太康立太康失國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崩

劉氏外紀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啟于有洛之表十司弗及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羿先祖世為射官帝賜之弓矢使司射夏衰自鉏遷于窮石太康失國而崩羿立其弟仲康

弟仲康立崩

劉氏外紀曰微弱政出於羿

子帝相立崩

劉氏外紀曰相為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溢于原欲棄武羅伯因熊兇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外內咸服而羿猶不伐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自立 寒浞因羿室不改有窮氏之號生澆及豷澆長浞使用師殺斟灌伐斟鄩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宮歸于有仍生少康浞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浞恃其護遂詐偽而不德于民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澆于李抒滅豷于窮遂亡自窮遂亡中降

子帝少康立崩

宋隱曰左傳少康

子帝子立崩

子帝槐立崩

子帝芒立崩

子帝泄立崩

子帝不降立崩

弟帝局立崩

子帝履立崩

帝不降之子孔甲立好方鬼神帝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泰龍氏賈逵曰泰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實達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故龍則崩 子帝畢立崩 子帝發立崩 子帝履癸立是為桀桀曰桀桀不聽得而懼也將曰連于香難 崩 子帝畢立崩 子帝發立崩 子帝履癸立是為桀桀曰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適召湯而囚之夏臺己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廣曰從高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窮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續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鄭玄曰得夏四時之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素隱述賢曰堯遭洪水黎人阻飢禹勤溝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載動履四時娶妻有日過門不私九土

既理玄圭錫茲帝啓嗣立有應運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浞斯侮暴室不競降子孔甲擾龍乘性嗟
彼鳴條其終不令

蘇子古史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者不求異也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
後授之子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湯不以其臣武王不以其弟者誠以其子
之才不至於亂天下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今天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以子
其子孫人之常情也故父子相繼而無相亂至於堯授舜舜授禹是不得已也使丹朱商均僅可以守
天下堯舜肯傳之毋禹哉禹不以天下授益啓足為天下故也前已辨禹后益之事故啓有天下益
為之佐是益不大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

殷通夏外紀曰殷初
殷國號商後改為殷

殷契素隱曰契始封商
其後裔盤庚遷殷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素隱曰契生先代舜始孝之必非契子今按本紀書見至

焉隨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為司徒封於商賜姓于氏素隱曰契

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素隱曰相土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

冥立素隱曰冥為司空勤其官
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

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素隱曰湯

皆以帝名天亦帝也故曰天乙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商丘連為故曰從先王居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宮勉哉勉哉伊尹名河衡欲干湯而

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曰湯克夏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

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列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奇君破君窮君

九主三皇五帝及高也或曰九皇也湯舉任以國政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到向吾名猶甚乎不知所念也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湯乃興師伐桀桀敗於是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改正朔服色上白朝會以畫

劉氏外紀曰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易民視聽尚白其社用石葬樹松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朝燕服暉冠而縞木十二寸為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遠方之物不利吾欲因其地勢所有易得而不責伊尹受命為四方獻令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圻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山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與首置行與讒夫昌與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人無食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救之命伊尹作樂曰大護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護言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覆護下民各得其所湯作曆弗後以正月朔旦為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首至周從之湯令不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駟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初作園取禽獸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湯崩

皇甫諡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百歲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適立太丁之弟 外丙三年崩立外丙之弟

弟 中壬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二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

桐宮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平太甲稱太宗崩 子沃丁立崩 弟太康立崩 子帝小甲立崩

弟祖己立崩 弟太戊立是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依怪也二木合姓不帝太戊懼修德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崩 子帝仲丁立仲丁遷于傲河置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微書作邢邢書作耿二者皆崩 弟外士立崩 弟河置甲立崩 子帝祖乙立崩 子帝祖辛立崩

弟沃甲立崩 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崩 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崩 立弟祖丁之子陽甲時殷衰自

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弟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崩 弟盤庚立時殷已都河

北盤庚渡河南復居城陽之故居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崩

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適作盤庚三篇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也殷作盤庚此言百崩 弟小乙

立崩 子帝武丁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夜夢得說是時說為胥靡桑於傅險北安國曰傅

以供食也正義曰傅險即傅說故暴之處當名聖人處在今陝州河北蘇北七里 武丁舉以為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劉氏外紀曰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懼祖

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祖己曰遠方將有來朝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編髮重譯

來朝者六國自是服章多用翟羽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有德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故遠方

歸德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靡殷道復興崩 子帝祖庚立祖己立武丁廟為高宗祖庚崩 弟祖甲立崩

子帝康辛立崩 弟庚丁立崩 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

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辱辱之為草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滑之間暴雷震死 子帝

太丁立崩 子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

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法曰纣義帝紂資辨捷疾聞見其敵村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官出己之下好酒淫樂於婦人愛妲己蘇氏曰有妲己

之書是從於是使師消作新濞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

奇物充侈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邯鄲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盤庚

邯鄲及沙丘皆多取野獸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散樂戲於沙丘一作散以酒為池正義曰括地志

衛收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為酒池池曰紂得丘而半飲者三千餘人為樂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

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紂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無以西伯昌九侯諸侯有奸者於是紂乃重刑

侯有好女人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昌九侯諸侯昌九侯之竊數崇侯虎告紂

囚西伯姜里正義曰姜一作瞞音西姜城在相州陽陰應北九里紂囚西伯也帝王世紀云紂囚文王

紂曰誰謂西伯者西伯之臣闢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殺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

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紂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奸利殷人弗親紂

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譏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

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

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正義曰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其

不害非旁也通則諫不用則死志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二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

又囚之微子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

入登鹿臺一作鹿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閭封子武庚以續殷祀周曰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武庚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敗帝

號為王齊紀曰按夏殷天子皆稱帝後代以堯武王崩武庚與管叔爭叔行氣成王命周公誅之而封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宋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宋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空桐氏

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重為善而色尚白

秦德連贊曰蘭狄吞乙是為殷祖玄王啓商伊尹負俎上闢天而下獻九主旋師秦卷繼相臣扈遵冀

圯耿不常厥土武乙無道禍因射天帝辛淫亂拒諫賊賢九侯見醢炮烙與焉黃鉞斯杖白旗是懸哀

哉墳室殷祀用遠

蘇子占史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

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

百歲其致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通本於尊尊而親親貴

老而慈幼行其至柔之道以括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殺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

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

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驍發而嚴厲

其書簡契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

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

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太公封於齊尊

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恭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

於強親親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史紀詳節卷之三

本紀

周

周后稷名棄其母姜原為帝嚳元妃懋德曰燕周云棄帝嚳之胃其父不戴蓋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谷為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巢中水上飛鳥以其真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此反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為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郟徐廣曰今萊鄉在扶風秦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印焉印古仰字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卒子毀隄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叔祖頽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

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木主即神主也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

專師尚父即太公望也號曰軍法重者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

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天降王所居是時諸侯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

王子比干囚箕子少師抱樂器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東伐紂

劉氏外紀曰武王將行卜戰龜焦不兆著立而折筮又不吉風雨暴至折蓋太公因其形而製曲蓋辟

公蠶懼太公曰枯骨朽者不踰人矣乃焚龜棄著率師先進武王從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

伐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迷太歲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王不從至汜而汎王將度河陽侯之波

逆流而擊甚南疾雷大風晦宜人馬不相見王瞑目而禱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

波罷大會誓于孟津前歌後舞次于河朔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墜霍叔懼曰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

可乎周公曰列比干而囚箕子蜚廉惡來知政惡有不可遂選馬而進諸侯以兵會者車四千乘

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

志也古者將戰先紂雖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畔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商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封商紂子

祿父殷之餘民謂以殷民封祿父為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讓父治殷己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誅

命南宮适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武王追思元聖乃獲封

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

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武王至於周自
 夜不寐自夜謂自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虞虜在牧虞虜曰
周書及諸樂子云庚羊在 冀鴻滿野索隱曰請飛虫滿田野為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
其牧即也庚羊怪物也 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眉滅以至今 建殷國亦登其名三百六十雖無非大賢矣未能與化也
則設官三百六十亦商制也看音積名民猶後民先民也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定天保依天室勞來我
 西土顧唐有河粵維伊伊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

劉氏外紀曰尚赤其社用栗莖樹栢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兔而玄衣八寸為尺其樂大武王踐
 祚揚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抗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才皆為銘焉

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謂共覽武王問箕子以為 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
 成王 成王少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呼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微子名啓避諱故曰開 周公行政

劉氏外紀曰四年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獄訟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
 公於其君之朝也攝而問之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居之深遠而見
 我之明也豈可欺哉 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作樂曰勺言能
 酌先祖之道也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芎曰天之無烈風淫南海不揚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
 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致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
 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成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之貢道里均興正禮樂禮度刑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劉氏外紀曰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周制以商通貨以費易物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天府正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布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謂內而通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

以銖布帛廣一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崩太子釗立是為康王 康王即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卒丁昭不犯法無刑五行

王假立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山立子滿是為穆王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年矣王道衰微

劉氏外紀曰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王之徐子

蕞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溝陳祭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大瑞自號偃王陸

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康子慈來弟曰李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卑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

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溫驪驪騮綠耳之駒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偃

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國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徐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以萬

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

此為趙氏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穆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夫先王

之制戎翟荒服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有不王則修德於是有告不王吾聞天戎樹敦韋昭曰言立性敦篤也率傷

德而守終純固具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爾侯

言於王作脩刑辟崩子共王瓘扈立 共王崩子懿王囂立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崩弟辟方

立是為孝王 孝王崩立懿王太子熒是為夷王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蔡

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而有專之其害多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諸侯不

朝王蓋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相諂而己 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冀厲王厲土出奔

於彘厲王太子靜隱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 共和之亂公卿相與和而治政事號曰共和也 魯連子云衛州共城職本國共伯元國也共伯

名和行仁義諸侯皆歸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亂于衛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十四

年厲王元子共伯使諸侯奉王于瑯琊宣王二年厲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恭伯弟和與政恭伯於

于共伯入釐侯美自殺街人因奔釐侯旁謠曰共伯而立為衛侯是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

立為武公武公之立也舊年表亦同則紀年及魯連子非也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

是為宣王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王不修籍於千畝 正義曰宣

王不修籍於千畝 正義曰宣王不修籍於千畝 正義曰宣王不修籍於千畝 正義曰宣王不修籍於千畝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

幽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與諸侯約有寇則舉烽火為應諸侯皆來援救舉烽火諸侯至而無寇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說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西夷犬戎攻幽王王取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復奴取周賂而去 幽王死於千畝 幽王死於千畝 幽王死於千畝 幽王死於千畝

東漢子雖是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而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伯四十

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

莊王十五年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崩子惠王闞立 惠王二年莊王少子予頡

作亂伐惠王惠王奔溫頡為王四年鄭虢伐殺王頡復入惠王惠王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鄭立 襄王後

母惠后生叔帶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不克再齊十六年王紂翟后宣與秋周王先以女為翟翟

人來誅其翟代也先是翟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居鄭子帶立為王十七年襄王吉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

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三十二年襄王崩子

頊王壬臣立 頊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元年楚莊王使人問

九鼎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簡王十四年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二十七年崩皇覽曰靈王

景王責立 景王太子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實達曰景王欲立之魯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

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實達曰敬王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

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子朝為臣春秋曰子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

遂入敬王子周四十二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二

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 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 思王立五月少弟

惠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卒立考王封其弟於河

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魯世家索隱曰王周公旦長子封魯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

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統東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驩立 安王二十六年崩子

烈王喜立 烈王十年崩弟扁立是為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

子真親王定立 慎親王立六年崩子緝王延立 緝王時東西周分治王緝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取

韓陽城負秦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文補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竹曰以

事秦曰橫攻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

周周君王緝平周民遂東亡秦遠西周公於惡狐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宣帝曰周凡三十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一作廩曰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

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索隱述贊曰后稷居邠太王作周丹闢爵錄火降烏流三分既有今日不謀營兜誓衆白魚入舟太師

抱樂箕子囚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廢孤興謠龍飛作蠹類

帶挂禍實傾周作

蘇子古史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空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

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

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忽聞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然後反而求其所

女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止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

飯土墼啜土銅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而於萬物其用甚廣

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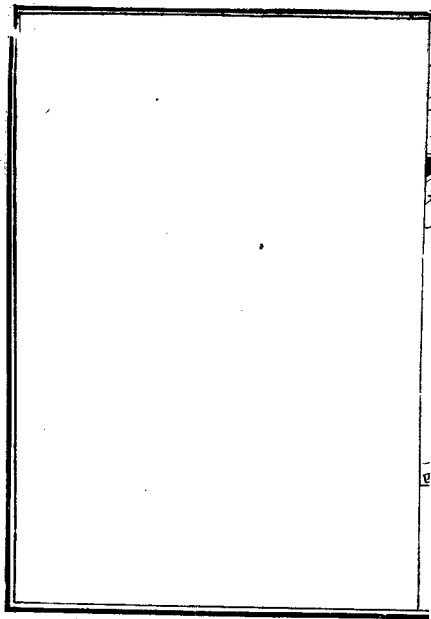
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

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

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

謂賢與忠也君子有曰不文以也於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東萊先生史記註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四

本紀

秦本紀曰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州庸之君與五

秦之先帝顯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素隱曰秦趙以母族而祖顯頊左傳即

左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注曰垂益之大業生大費是為栢野舜賜姓嬴氏素隱曰栢野尚書謂之伯益史

倫細箭即伯益也如此即顯頊之子其後有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為蜚廉善走俱事殷紂蜚廉復有

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惡來子女防其後

有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秦嬴生秦侯秦侯生秦仲秦仲子莊公莊公子襄公襄公七年大戎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

力有功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

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素隱曰襄公自以居西時同十二年卒生文公文公伐戎

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以東獻之周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

我先君處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郿時郿音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

民多化者十九年得陳寶素隱曰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文公卒

立靈公靈公卒立出子為君出子卒立武公武公卒立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三年初伏孟

日六月飲日初者周以狗禦蠱徐廣曰初作伏祠也德公卒立宣公宣公四年作密時卒立成成公成公

卒立其弟繆公繆公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婦也虢季夫百里僕為繆公夫人媵於秦亡秦走宛

楚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僕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請以五羖羊皮贖之孟子曰自繫於秦與此是時百

里僕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說曰五殺大夫百里僕讓曰臣不及臣友

蹇叔蹇叔賢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餓人正義曰蹇叔地名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

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謀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

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重耳夷吾出奔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太子奚齊

克又殺太子夷吾使人請於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夷吾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己立而背秦晉飢來請

粟繆公與之秦飢請粟於晉晉執射曰因其飢伐之晉君從之合戰於韓繆公為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

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

三百餘人正義曰在岐州維史遂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

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周天子曰晉

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夫人夫人表經乃與晉人盟歸晉君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迎晉公子重

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殺子圉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鄭可掣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僕對曰臣數

圍于里而襲人希有得利繆公不從遂發兵使百里僕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共行至滑

鄭販賣人望高見秦兵因以牛十二勞軍秦三將相謂曰鄭已覺往無及已遂滅滑滑晉之邊邑也晉襄

公發兵追秦兵於穀大破秦軍虜秦三將文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將請晉君晉君歸之三將至繆公素

報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僕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手其心雪恥母息遂復三人官

秩如故命孟明之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

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後王日以驕淫

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能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暴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上合厚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終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將奈之何內史廖曰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蹶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恠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因與由余曲席而坐正義曰按林在曲席也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以女樂一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終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終公益厚孟明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宮及鄙以報殺之役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吾汝申忠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按書秦誓晉果公帥師敗者有還歸秦誓名也又秦用非王官勝後方作此誓蓋大史公未見尚書也秦用由余謀伐戎生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繆公卒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人哀之為作黃鳥之詩君子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太子榮立是為康公 康公卒立共公 共公卒立桓公 桓公卒立景公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己而背之景公卒立哀公吳伐楚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昭王乃得復入郢 哀公卒立惠公 惠公卒立悼公 悼公卒立厲共公 厲共公卒立躁公 躁公卒立懷公 四年懷公自殺立靈公 靈公卒立簡公 簡公卒立惠公 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卒立出子 二年庶長改迎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 獻公元年止從死秦法君葬以人從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獻公卒于孝公元年己二十一歲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韓韓襄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正義曰並自汶水至淮泗水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

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宥容羣臣有能出奇計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皆苦之

居三年百姓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十二年作為咸陽渠冀關秦徙都之并諸小鄉集為大縣縣一令四

十一縣為田闢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律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孝公卒子惠文公立

索隱曰周云初為軍賦是歲誅衛鞅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更為元年九年司馬錯

代蜀滅之十三年庶長章擊虜攻楚漢中取地六百畧置漢中郡惠王卒子武王立 武王二年初置丞

相應邵曰丞者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

絕續徐廣曰一作續死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四

十七年秦攻韓上黨降趙秦固攻趙趙因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之大破趙於長平四

十餘萬盡院之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

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五十二年天下來賓韓王入朝

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却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孝文王即位除喪三日

卒子莊襄王立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以陽人地賜周君

奉其祭祀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莒襄氏將梁氏黃氏江

氏脩魚氏白宜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秦隴連賢曰栢翳佐舜自游是旌葉康事紂石椁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為厭說秦為嬴葉

秦隴連賢曰栢翳佐舜自游是旌葉康事紂石椁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為厭說秦為嬴葉

射御西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金祠白帝龍祚水德祥應陳寶妖除豈特異致霸衛執倖烈燬
后吞并卒成凶惡

蘇子古史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
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齊魯繼之
以田恒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
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翟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後世怙於為
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郵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
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
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知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
君皆莫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衣冠佩
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脩德
以來天下彼將極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敵之後二世而亡
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正義曰質音致國強欲待弱之不相事故道子及貴
音直實反又二國故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鄭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時不韋為大質姬已有
交質王子孫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
姬乃獻於鄭鄭名政姓趙趙同祖以趙為宗故姓趙日秦
於子兒
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

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坐嫖毒免始皇已立所生之姬為太后與呂不韋通不韋乃進嫖毒代已以齊茅

蕉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曰始皇立茅為母及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氣

嫖毒事遂遷太后於雍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秦

王從其計見尉繚充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蜂準作性長目鸞鵠正義曰鸞鵠也鸞也鵠也犀

聲少思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

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去秦王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七年內史騰攻韓

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為郡十九年王翦老慮盡定趙地得趙王趙公子嘉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

軍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率勝攻燕二十一年取燕薊

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援遼東而王之謂燕王亡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其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

王召王翦擊荆虜荆王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二十四年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燕自殺二十五年

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遷攻代虜代王嘉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

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六王咸伏其辜

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館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古有天皇有

秦皇素隱曰三皇已前稱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正義曰令音力政及制

天子自稱曰朕太皇一云即太時也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王曰去秦著皇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追尊

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必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

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始皇權終始五德之傳舞玄曰音專傳素以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

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春以建亥皆自十月朔衣服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

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寸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禮曰水更

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陰王

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

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入海內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

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

甲卒監軍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大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鑠鑠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羌中南至北鄜戶吳郡城曰門

嶺南有日南郡又海中有一國在北據河為塞並陰山黃河發源自西戎北入匈奴却南入中至遼東徙天

下臺當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其宮室寫猶象也作之咸陽北

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

巡隴西北地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 二十八年始皇東

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山之高歸功

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莫近神靈也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

曰禪土為封禪真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于天張晏曰天高不可禪梁父服虔曰

山陸地為禪祭後漢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周

不宥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

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復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

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更換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齊人徐

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蓋張良擊始皇乃令

天下太索十日登之果音浮山名也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果臨照

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祗誦聖烈請刻之果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徐廣曰使然更名

臘曰嘉平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服之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

索二十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復入

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略取河內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適亡人贅培就其地家為贅培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誦實之 三十四

年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博士齋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

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謂田常齊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越言乃

三代事何足法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業謂耕也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棄民棄語畏其以古非今者族見知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火為城旦正刑曰對也所不去者醫藥下蠶種樹之書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阿房自即反括地志云

長安縣西北二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郿城西南西即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

阿房宮城東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故號阿房

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其宮四為複道考其漢書複道則築起為道不與民庶相雜天子自行自阿房

渡渭屬之咸陽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

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性剛戾自用獄吏得親幸博索賄費用大

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不聞過而日驕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

量書名百二十斤○正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

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詬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

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

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

郡 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陽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履皮曰水神也孟康

索隱曰服說是也秦以水德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姑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奉璧真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

不過知一歲事也 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

十一月行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正義曰此二頌二句為頌其碑

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

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咸陽而葬書在趙高所未授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恐有變秘不發喪載輜車輜於獨子胡

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乃與胡亥丞相斯陰謀更詐為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更為書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輜車具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

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

文下具地理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大事畢盡閉工匠

無復出者

五一

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專用趙高申法令乃陰

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更高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

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少也近待也三郎無得立者立猶安國也謂無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

謂中郎外郎數郎也有建立而安國者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

曰先帝營阿房宮今釋弗就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計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

張楚自立為楚王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以應陳涉勝字陳涉相立為侯王合

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謂者名使東方來以反關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曰羣盜不足憂上稅武

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儻為齊王沛公起沛沛公即漢高祖也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久陳涉所遣周

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宏農湖西界也音履二世大驚少府章邯發驪山徒以擊之章邯將擊破周章軍二世益遣長

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殺陳勝破項梁滅魏咎章邯乃北擊趙王歇先是武臣為趙王武臣死國人立故趙後裔歇為王趙高說

二世曰陛下富於春秋方年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

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更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

斯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圍鉅鹿楚上將項羽救鉅鹿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趙高弟見又弟信欣恐亡去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左右或默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

前數言關東盜母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率其衆西鄉

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高祖二世惡謀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齋於望夷宮欲祠淫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更立公子嬰遣樂將更卒千餘人至望夷宮二世曰願與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兵進二世自後趙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軍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

太史公曰秦之先桓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穆公已來稍饗食諸侯竟成始皇始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蓋與之侔甚哉乎曹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關津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萬臂大呼橫行天下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素應曰此評非也邯以超高用事恐謀而降非要市也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遠不籍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說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為始皇阿房宮稱金狄成行南遊勒石東瞰浮梁瀉池見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災生噬虎子嬰竟推息報君父下之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此是太史公紀秦之世代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素應曰此是漢明帝紀問班固以賈馬評贊中論秦二世得失也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素應曰周歷已事見卷本徐廣注此年月蓋明帝班固問答之年月也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素應曰周歷已代母謂周本德木主火周為漢母也仁恩之情于不呂政殘虐謂始皇呂不然而以諸侯十三三兼并天下極情繼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素應曰此為其威武

不得其河神授圖據狼狐嗚嗚參戎即參星伐星也狼狐在霄鶴旁有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既

殺胡亥極愚鄒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業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

近胡不見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于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綬車黃屋參戎曰黃星者從百

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曰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尸牖之間竟誅獨臣為

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益相分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朔霸上可夫不可

復墮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

祀未嘗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凡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吳魯晉諸秦紀

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律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諸臣

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是非足云素知之耳自秦衰以下皆班固之辭也

蘇子古史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

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于七百餘國夫

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

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是

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尊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

二世而亡蓋末之思歟夫高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慕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

維繫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雜之國雖使孟建子弟而

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劉

峽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有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餘年之間隨即散滅不復其用

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違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項羽

素隱曰項羽崛起中樞微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身首別離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

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同時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之文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同時

又曰舜兩眸子之文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同時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宜其首奮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

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衛魏燕分裂天下而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

已難矣自矜功伐會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

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右項羽贊與前漢同謬錄于此以備數後去有同者更不編錄

高祖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惠之敝小人以野鄭注曰忠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注曰鬼儀如事鬼神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一作薄也案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及鄭玄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屬變使人不

僂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呂太后素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始稱制合附惠帝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稱呂后本紀今依姓氏分為二紀

事實並同漢書

李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辦改正服封禪矣謙謙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龜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安危之攬宜不以謀哉

孝武帝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五

世年月等表

原張曰應劭云表者錄其
中而見之鄭氏云表明也

三代

正義曰言代者以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
有古者言有年月此於五帝事述易明故舉代為首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長遠又三代自此出五帝故叙叙代要從五帝起也

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起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

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於譜錄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

文咸不同率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帝無傳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其表起黃帝迄于周之共和
有世代元年次故曰世表

黃帝

遂齊于處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
盟王政由五伯素隱曰五伯齊桓晉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于海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
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王河齊負東海楚界江淮秦困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王孔子明王道于七
十餘君其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謂不夫為年滅下至哀之獲麟漢張蒼曆譜
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馬太史公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謂至孔子年
始大著于篇

周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蔡 曹 鄭 燕 吳 陳

起宣起慎起武起靖起孝起執起楚起考起或起夷起桓起惠起者起幽

右十二諸侯年表起周宣王元年庚申盡周敬王四十年甲子四百四十四年

六國表素隱曰并秦七

太史公讀秦記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瑞見矣禮曰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令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虜於郊祀素隱曰虜陳
秦是諸侯而陳君子懼焉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俸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
天子郊禮階也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
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威自此始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我翟至獻公之後常雄
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使形勢利也
蓋若天所助焉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
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周秦魏韓趙楚燕齊

起元起厲起獻起宣起簡起惠起獻起平
王共公子子子子王公公公

右六國表起周元王元年乙丑盡秦二世三年乙未百五十一年

秦楚之際月表素隱曰張晏云天下未定參錯
變易不可以年紀以月紀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謂陳涉滅秦者以秦虐戾故也自項氏撥亂誅暴卒定海內卒踐帝
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謂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
後稍以葢食六國百有餘年至始皇乃能去冠帶之倫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
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離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安在無土不王
白虎通曰聖人無上不王使舜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
不遺棄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

秦 楚 項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右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七月盡漢五年十月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素隱曰應劭云稱
名為王實古諸侯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集有德也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漢興序二等章昭曰漢封功臣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而侯者
大者王小者侯也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百年之
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惟吳為異姓
封長沙王也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百年之
間想屬益疏諸侯或驕者怵邪臣計謀為淫辭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
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臣遷謹紀高
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勢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應劭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國以永寧爰及苗裔余讀高祖功臣祭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七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後數世民戶益息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墮命亡國耗矣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君子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

孝惠惠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異禁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東隱曰七十二國太史公書餘四十五國諸先生補也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關越擅伐東甌請降二表交侵當風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俾於祖考矣何者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穢中國一統天子在上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勳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今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右將相名臣表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所補也起高祖元年止成帝鴻嘉元年但記三位大臣進退死
亡年月而已大事記謂國家治亂大事叙之以冠于位非大臣事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六

八書

禮書宋應曰書者經籍總名也八書記
禮書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割萬物役使羣衆宣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宋應曰大行秦禮儀也觀三代損益乃
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
罰故德厚者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
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宋應曰謂才優猶云出見紛
而品弟高也華威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秦有
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先有四海叔孫
通頗有所增益滅損大抵皆襲秦故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
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入不能則也禮之觀誠深矣堅白異同之察入焉而窮其
觀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宋應曰言禮作典則
自聖望其大其觀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
入焉而墜故繩誡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鄭玄曰衡稱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
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教維是寢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墜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
 德文悲彼家難詩頌詩客曰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使能息初安
 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
 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謀退為禮以損減為樂其如此也治道
 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卒於養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
 進諫曰故其詩書極音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
 名示不相襲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驥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
 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夫南風
 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
 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叛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晉至於濮水
 夜半聞鼓琴聲召師涓曰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晉見晉平公請奏之即令師涓坐師曠旁師涓
 援琴鼓之未終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所作也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
 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願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
 最悲乎師曠曰恐君德義薄聽之將敗乎公曰寡人老矣願遂聞之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
 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夫樂不可妄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自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氣也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原於六律東應曰律有十二屬六為律陰六為呂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成湯有南巢之伐故教者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謀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身非微也權非輕也秦二世力非弱也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各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宜用征討以一封彊孝文曰朕能任衣冠舍不到此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消距願且堅邊候結和通使休宐北陸為功多兵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懸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千餘錢鳴雞吠犬烟火萬里可謂知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教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太史公曰故璣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有上古建律運歷造尺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曆書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考定星曆意曰按原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街而調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音義曰占星氣陰倫造律呂大撓占甲子律首作算數容成經此六曆也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頌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棄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次也名錯正月為孟取閏餘率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竟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法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己是謂失序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二月蓋三正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朝故嚳人子弟分散如漢曰家業世世相傳為嚳年二十三傳致之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晉之日法未暇違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素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

天官書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尚書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素隱曰歲日月星辰曆數各有二家專習故曰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長背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稽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

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甚宏於宋子章鄭則禪寬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歲百年中變五百歲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資三五素德曰三五謂三十歲一歲百年中變歲然後天人之際績備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封禪書

此一書兼言祭祀而以封禪名者蓋祀莫大於封禪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歲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無懷氏虞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喾即帝堯舜禹湯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固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邠上之泰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東也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藿茂焉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子於是桓公乃止孔子論述六藝傳略古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祖且之禮不重蓋難言之秦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嶧嶧山頌秦功德於是徵從者意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有封禪為清車蒸傷山之土石草木擇地而祭席用菹稷菹曰水菜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率其難施用由此蝕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秦始皇功德明其得封也始皇之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禪之禮開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謂漢始皇不
得封禪也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者若至徂且珪幣之詳獻酬則有司存

河渠書

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然河舊古吳行溢害中國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韋昭曰湍疾悍強也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者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于其北西南二折者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河於齊則通萬濟之間於蜀蜀守水漢書曰水姓李鑿離碓古淮字辟沫水之害辟者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事見前以富魏之河內而韓閔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如注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曰故水上間說秦令鑿運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閼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躡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塗屬意于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漢書百官表有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索隱曰平賦相準以補京師故曰平準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通貨金錢刀布之幣與焉漢書曰代本名泉古貨之流如泉也周書王
錫大錢布泉古貨之流布故樹禮有三夫之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之前當委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虞際詩注殷周之世王女孟則去序序先本絀未
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以物盛則時極而轉一作變曰時一質一文絀始之變也高辛九州
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怨各統其所以為治而積陵遲衰微舜
桓公用管仲之謀適輕重之權管子有性
重之法徽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膏顯威霸名馳用老先盡地
力為強君自是之後天下多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奪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六國之幣金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如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審
於民間也黃金以鎰名在米曰三為上幣銅錢鐵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
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
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昌足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七

世家東漢曰世家者記諸侯本系子孫常有國也故孟子曰仲子齊之世世家東漢曰世家者記諸侯本系子孫常有國也故孟子曰仲子齊之世

吳

吳太伯公名曰命封為吳伯東漢曰國語黃池之會晉定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庶之兄

也季庶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庶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弄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

季庶季庶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時號句吳東漢曰太伯所居地名索隱曰句吳者蓋荆蠻義而

歸之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至壽夢吳始大稱王元音蒙元年即周簡王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卒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

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

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

祭四年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禮度曰周樂魯所王餘祭弟餘昧立王餘昧四年卒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王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受四代之祭也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初楚邊邑

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

遂伐取兩都而去東漢曰左十三年公子光弑王僚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元年舉伍

子胥為行人而與謀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上城六年與唐蔡伐楚楚兵大敗至郢五戰楚五

敗昭王亡出郢奔鄢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擒季吳師敗傷闔廬楛軍却吳王病傷而死闔

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東漢曰左傳謂夫差對所王夫

差率伐越越之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東漢曰鳥所止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

服曰行伍子胥諫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七年夫差伐齊子胥諫曰越腹心疾王不先而務齊人救成也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十一年復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
 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大怒賜子胥死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七月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
 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典外傳同細索賈逵曰外傳云吳先歃晉次之典外傳同細索賈逵曰外傳云吳先吳王引兵歸國士皆罷敵於是
 乃使厚幣以與越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
 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海甬江東也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
 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其讓德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延陵季子之
 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閑覽博物君子也

素隱違賢曰太伯作吳高謀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入兵車三子避立延陵不居光既
 篡位是稱閭廬王俛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年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
 終以聖夷書之謂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僖元年書楚人文九年

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
 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閭廬之後復亡而不救句踐之後固
 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禮義宜誣也哉

齊

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上素也曰其先祖常為四獸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姓姜名才炎帝之裔伯夷之後

呂尚窮年老以漁釣于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待廣曰勒以非虎非龍所獲

王之輔果遇大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

望于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與俱歸立為師周西伯昌之脫黃里歸與呂尚陰謀倚德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文王崩武王即位欲東伐師行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父亦稱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

兕蒼兕索隱曰或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武王還師居二年武王將伐紂唯太公勸武

王武王遂行紂敗績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武王立于社以告神倚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於是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將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東魏曰韓北來侯來爭營丘來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

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十

一世至釐公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釐公卒太子立是為襄公襄公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

不當釐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管仲召魯傅之次弟小白之莒鮑叔傅之襄公為其弟無知所弒而自

立羅林人殺無知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高氏國氏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公立發兵

距魯秋與魯戰于乾谷兵敗走齊遺書誅殺子糾召忽自投桓公欲殺管仲鮑叔牙曰君且欲霸王非

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乃召管仲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儀倚齊國政連五家之

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一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贖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五年伐魯魯師敗

魯莊公請獻蓬邑以平桓公與魯會柯而明管仲明書法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使地桓公許

之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來奔齊桓公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皆從之齊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三十一年桓公卒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王使屈完將兵折齊師退次召陵乃與屈完盟而去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昨形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使傅曰葵丘之會桓公是時周室微唯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實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者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初齊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季公昭葛蕪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季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卒季公于皆求立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指赴卒已夜斂殯七世立萊公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在杼取之莊公通之崔杼怨公其徒持兵從中起弑公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
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是為景公景公立以崔杼慶討為相與國
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
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
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之甚者彗星何懼乎公曰可
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若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四十八
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犖請令來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應階上使有司執萊人
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景公卒三世至簡公為田常所弑又二世至康公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強於天

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間達多匪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兼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瀕內龍豐鍾虫流莊公

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遺福田闢非傳溫濕餘烈一變何由

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
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
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
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業也

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脩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始取一時之欲而使傳於長久難哉桓公卒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漢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素隱曰故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時旦為子孝高仁異於羣子及武王

即位曰嘗輔翼武王伐紂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賈杜告紂之罪于天殷滅徧封功臣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有疾周公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

王周公藏其策於金縢匱中

孔安國曰藏之於匱故曰明也

明曰武王瘳其策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

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遂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卒相成王子伯禽就

封於魯周公戒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成王七年周公往營成周維邑下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

於是周公乃遷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侯甸男如畏然

徐廣曰自甸音窮窮一本是雙雙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髮

沈之于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諧

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稽書乃泣及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無逸周

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聞金縢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成王執書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

盡起歲大熟又說所載與尚書不同當從尚書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復周公之德也周公

卒于伯禽已受封是為魯公魯公素隱曰周公次子相王代為周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為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

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乎易近伯禽卒子考公

立考公卒應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真公 武公 懿公 伯御 孝公 惠公惠公

卒長庶子自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姜嬖子生子息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

公等而自妻之生子允以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隱公十一年公子

聲弑隱公立子允是為桓公 桓公十八年如齊齊襄公通公夫人公怒夫夫人以告齊侯齊襄公裂

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懼其脅公死於車擗謂用力乘折其脅骨也立太子同是為莊公 莊公八年齊公子

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發兵擊魯魯欲殺子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

曰季友八月莊公卒季友立子班為君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婦子開十月慶父殺公子班季

友再陳立子開是為閔公閔公二年季友自陳與潘公弟申如邾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莊公少

子慶父自殺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與立是為文公文公十八年卒文公長妃生子恚及規次妃生子倭倭

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恚及規而立倭是為宣公宣公由此公室卑三桓擅應慶曰三桓魯桓公之孫仲孫叔孫季孫皆桓公子孫故曰三桓

宣公十八年卒子黑肱立是為成公成公十八年卒子午立是為襄公襄公三十一年卒魯人立子稠是

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二十五年公伐季氏叔孫氏之臣庚左傳曰教學民運賊公師三家共伐

史記

公三桓公遂奔齊又如晉晉居乾侯三十年卒於乾侯魯人立公弟宋是為定公定公十年公與景公會於夾谷孔子相事齊欲襲魯君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欲以越伐三桓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如鄭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寔立是為悼公後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文公 頃公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為家人卒于柯魯起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音觀慶父及叔牙聞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其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康隱曰亦武王滅紂封為諸侯成王時為三公以元子受封次于留周宣王時昭康公其後也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卿邑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後三十餘世至文公蘇秦說文公約六國為從後燕會立以國讓相子之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有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市被死齊王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後廣曰年未五君曾立七年而元其九年無人共立太子平太子平立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乎豈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平聞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戰於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

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

即墨案隱曰餘其餘皆屬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餘樂毅有陳即位疑毅使騎

劫代厥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又數世王喜立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

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燕王亡徙居遼東

斬丹以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列邪案隱曰措錯雜也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田莊送霸王惠羅籠姬文公約趙蘇秦騁易王

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替尤不就卒見艾爽

蘇子古史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貉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

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

歲六世而亡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

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齊蔡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克殷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蔡叔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傳數

十世侯齊立楚惠王滅蔡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丹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傳數十世至伯陽宋滅曹執曹伯陽以歸遂絕其祀太史公曰余尊曹共公之不用倍負竊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逮及振鐸之墓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強不修厥政以鐸之祀忽諸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叔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叛跋致黜貶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廢舞執楚遇有心禮讓穆侯虜喬蕩舟非諫曹共輕晉負羈先曹伯陽夢社作傾振鐸

蘇子古史曰孟予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齊襄王楚靈王會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陳杞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姓媯氏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索隱曰左傳武王以奉帝舜祀春秋時厲公子敬仲完奔齊桓公使為工正十數世至靈公與其大夫孔室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姬子微舒殺靈公孔室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魯楚莊王率諸侯伐陳已誅微舒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曰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魯而立之又數世楚靈王滅陳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又數世楚威王遂滅陳而有之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後數十世其意王滅

杞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故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祀微甚不足數也楚惠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媽滿堂封東樓其世開路墓逆足意漢安二同表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亡楚惠句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宜其苗裔

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可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敬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

衛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康叔內管叔蔡叔與武庚祿父作亂周公以成王命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君歷數十世至靈公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不果蒯聵奔宋鄆靈公少子也靈公卒夫人命子鄆為太子鄆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叔在於是乃以叔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送蒯聵衛人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宿地也初孔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嬖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慍母太子在宿慍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圍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實是曰言家臣受不足因不得踐氏之外圍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實是曰言家臣受不足因不得踐事不當子路曰食馬不辟其難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闕門曰母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以其難曰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于路乃得入太子下石乞孟釐釐子路服虔曰二子剛以戈擊之刺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竟立太子蒯賁是為莊公趙簡子圍衛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班師左傳曰班師襄公之孫襄公重公父也齊伐衛更立公子起衛石曼專逐其君起出公輒自齊復歸立二十一年卒又

十餘世君角立秦并天下立為皇帝二世廢君角為庶人絕衛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號姬之過同俱是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哉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村有作成錫厥器夷加其爵麗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於石碣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孽孽生後朔嗣賸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蘇子古史曰昔者孔子之門人子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免必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為馬而欲正之何為而可方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和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春秋書曰魯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宋

微子聞者索隱曰本名啓避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箕子者名也子孫也紂親戚也紂始為象著箕子曰為象著必為玉栝與馬宮室自此始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惡自說於君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事乃直言諫

紂怒曰聖人之心有七竅乃敝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稷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孩童者紂也周公既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殷之餘民其戴之春秋時襄公盟于鹿上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既而執宋公諸侯會于亳以釋宋公十三年楚伐宋襄公將戰于魚肆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久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公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脫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爲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十四年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十數世至君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圍盛血以韋裘縣而射之命曰射天墜虐號祭宋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祭宋偃立四十七年齊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公羊傳曰君子傷中國闕禮義棄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棠隲述贊曰殷有三仁從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家嗣或叙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爲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祭宋天之棄殷

蘇子古史曰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一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爲文王之我不過於此余切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郈子于次驪之社雖吳紂有不爲矣乃

彼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一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孟水勝
與薪之火悲夫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八

晉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案陸曰唐有晉水故改其國號晉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
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於桐葉為珪以與
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
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數世至穆侯穆侯太子仇少子成師太子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冀冀晉君都邑也案陸曰其本晉都自孝侯以下皆設冀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是時
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七年晉大臣蒲父執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
曲沃晉人共立孝侯諱潘父桓叔卒子緡代為曲沃莊伯莊伯卒子稱立為曲沃武公後六十餘年武公
遂伐晉侯之子孫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
而有之都晉國武公卒子獻公立立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使太子申生居曲
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區反驪姬謂太子祭其母齊姜上其薦胙於獻公驪姬使人置毒樂胙
中獻公欲享之驪姬從旁止之曰且試之祭地地墳音臨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大夫死與小臣死太子聞
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太子自殺時重耳夷吾來朝驪姬惡因譖二公子申生之樂胙二公子知之
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獻公怒乃伐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獻公遂發曹華等伐屈夷吾奔梁二十六年獻公病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為相王國政九月獻公卒里克

邲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費造曰邲鄭晉大夫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十一月里克弒卓子於朝列女傳曰使迎夷吾於梁夷吾使卻丙厚賂秦約曰即得以人請以晉河

西之地與秦秦終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夷吾立是為惠公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之地許君大

臣曰地者先君之地何以得擅許秦亦賜里克死邲鄭使秦聞里克死乃說秦終公謀出晉君入重耳惠

公遂殺邲鄭鄭子鈞奔秦言代晉緣公不聽惠公之立信秦地及里克誅國人不附四年晉饑乞糴於

秦終公與之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惠公不與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晉軍敗秦復晉君以歸

晉君妙為穆公夫人衰經涕泣乃歸晉侯晉侯使太子圉質秦惠公病于圉亡歸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

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穆公發兵送內重耳樂邵之實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

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舅犯費佗先軫自獻公為

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奔狄時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至

齊過曹過宋宋襄公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過鄭之楚楚成王以通諸侯禮待之重耳謝

不敢嘗趙衰曰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成王厚過重耳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

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避王三舍楚將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

公子賢而困於外父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居楚數月秦召之成王厚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

而得入時年六十二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入即位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二年春秦軍河

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真如人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晉乃發兵至圍

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

曰報施定霸於今在五年楚圍宋宋襄公告急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實有德不救伐也欲釋宋宋又嘗

有德於晉惠之素隱曰迎送有先軫白執曹伯分曹衝地以與宋楚急曹衝其勢宜釋宋文公從之楚成

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過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衝而故伐之莫輕王王曰晉侯能用其民天之所開

不可當乃少與之兵於是子玉擊晉師晉師退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即子晉

水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作王宮於踐土踐土曰既敗楚師宋王自往臨政五月廡楚

俘於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王庭曰王晉楚楚軍火數日不熄文公歎左

右曰勝楚而君獨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楚成

王讓晉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善又晉侯會諸侯於盂使率之

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

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九年文公卒子襄公歎立秦繆公發兵往襲秦師還滅滑

晉敗秦師於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七年襄公卒太子夷皋立是為靈公也十四年靈

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觸音音而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尸出棄

之過朝趙盾隨會刺數諫不聽而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鉅盾刺趙盾盾聞

門閉居處節鉅盾退數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編樹而死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盾脫遂奔未出

晉境有昆弟穿裳殺靈公而迎盾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

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

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此指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趙境則若此之趙盾迎襄

公弟立之是為成公成公七年卒于景公立景公時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

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禦書先穀韓厥擊朔佐之至河聞楚已服鄭林父欲還先穀不可楚與晉軍

大戰晉軍敗十一年使卻克樂書韓厥與晉衛共伐齊與頃公戰於鞍齊師敗走晉退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乃與平而去十九年景公卒太子立是為厲公 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索書於厲公負將楚兵來救范文子欲運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穀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桓兄弟十二月樂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使人迎公子于周立為悼公 悼公未立中行偃弑厲公悼公周者其大夫投晉襄公少子也大夫又皆不得立而辭難於周客死既立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德惠收又公入時功臣後三年晉諸侯公糾眾臣可用者所保舉解孤解孤僕之仇復問舉其子祈子君子曰祈係可謂不堂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疑子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立 平公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景公臨此三家不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立 昭公六年卒十頃公立 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祈孫叔弓子相忌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分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六卿以智氏魏氏韓氏皆世卿復趙魏魏平分晉而有晉之國焉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立魏定公三十七年卒子出公立 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四卿恐及攻出公出公奔齊頃公立昭公曾孫駒是為哀公 哀公時晉國政皆決智伯哀公不能有所制智伯地最強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立 幽公之時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即趙魏十八年趙殺幽公魏文侯立幽公子是為烈公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嗣立 孝公十七年卒子靜公立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辰侯趙釐侯皆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遺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一八 身言自
裁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暮六卿專權執君道之制其臣下固不易故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子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流文侯雖嗣曲沃是疆未如本末作備極莊獻公
昏惑太子惟殛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仗晉作威亡

蘇子古史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英齊公子相與成九卷晉文公深信晉
犯猜而待之若將殺焉者至於惠公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以後文公徐起而收之晉文公德雖
未足而待其日至則庶幾王者之舉也是以主盟中復幾二百年其功業無相爭而子孫適之遠甚
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鄆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併其誠足以觀楚而
服鄆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萬鄆之未服也知晉七月之難勝負之
不可必運運稽故而楚人自敵不戰而去知楚可謂知兵矣

楚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重黎徐廣曰此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四神即卷會為高辛火正有功

命曰祝融漢曰祝大始明弟英回為重黎後居火正為祝融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季姓楚

其後也季音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其子曰熊解文王卦能好於楚宮以子與

之田姓羊氏居丹陽鬻熊王之時王室微能渠其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能渠畏其伐亦

去其王號十一世至武王武王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武王字子文王立始

郟郟文王時楚強陵江漢間小國文王卒子立是為杜敖弟熊憚執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即位

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南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

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屈完與桓公盟乃去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呂我將

好往葉岸之遂行至孟遂執齊宋公而已歸之三十九年伐宋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晉敗子

玉於城濮四十六年太子商臣弒成王商臣立是為穆王 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立 莊王即位三年

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曰願有進隨隨謂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

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與 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於

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

兵於周郊服虎曰視也周定王使王孫洵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敵曰在德不在鼎桀

有亂德鼎造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森固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

鼎於郊杜預曰郊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野鼎武王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十六年伐陳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曰牽牛復人田

田王取其牛復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幸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

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莊王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曹逸曰肉袒牽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自手旗左右度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通一夏

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 二十年圍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華

元出告以情王罷兵去莊王卒子共王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駘陵晉敗

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及子及嗜酒醉王怒射殺子及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立

康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釁釁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皙棄疾郈敖三年圍為令尹王疾圍弒之圍

立是為靈王 靈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祭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祭因為陳蔡公十一年

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十二年王樂乾谿國人皆役初靈王會兵於申俟越大夫常壽過殺祭大

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常壽過瑜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比先亡遂入殺靈王太子

稜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皆為令尹棄疾為司馬靈王死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

王死國人夜寢無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初王比及令尹子皆自殺棄疾即位是

為平王 平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

政教平王二年使魯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平王卒自娶秦

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諫惡太子伍奢曰王

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王遂囚伍奢太子聞之亡奔宋奢二子尚歸死胥奔吳奢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

殺奢及尚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

立太子瑯是為昭王 昭王元年初魯無忌謀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研究之宗姓伯氏子聶及子胥

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歸與唐蔡俱

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昭王出奔申鮑胥鮑大王孫也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

與秦敗吳於稷闔閭之引兵去昭王歸二十七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

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

禍庸去是身乎卜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禮度口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非

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聞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卒於軍中子闔子西子春謀殺昭王

塗運子章立之服虔曰開空不通外使也章凡口開空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九年二年子

西呂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白公服虔曰白公名勝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

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以此怨鄭欲代之子西許以未為發兵八年魯伐鄭魯告急楚使子西

救郢受賂而去白公勝楚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暴於朝因劫惠王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十七年惠王卒子闈王立 闈王二十四年卒子聲王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立 悼王二十一年卒子肅王立 肅王十一年卒無子立其弟是為宣王 宣王六年秦始強而三晉益大三十年宣王卒子威王立威王十一年卒子懷王立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謂楚王曰王聞開而絕齊令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當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使勇士左道北辱齊王齊王大怒而合於秦秦齊又合張儀乃請楚將軍曰地從葉至葉廣袤六百里懷王大怒與師伐秦十七年與秦戰丹陽大敗三十年秦時昭王遣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懷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逢與西至咸陽朝章甚如藩臣不與亢禮秦因留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王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王歸楚太子太子立是為頃襄王 頃襄王元年秦發兵攻楚大敗楚軍取析十五城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伐韓大勝乃遣楚王書曰且卑諸侯伐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雁羅雀也俗謂曰羅雀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困

大王之賢所戈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戈道德五霸以戈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騁也齊魯韓衛者膏首也鄙弗却郢者羅驚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欲以激怒襄王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踰躍中野也而主愛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十九年秦伐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與秦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郢城先生是為楚陵王北保於陳城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王卒太子立是為考烈王 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是時楚益弱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立 幽王十年卒同母弟立是為哀王 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 負芻五年秦將王翦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廢封作華其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兼疾以亂兵擊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無路藍縷及通以霸借強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園 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恐姦自怙昭困亡奔懷珣因虜項襄考烈作哀南土

蘇子古史曰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却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天命之不憎如此而可誣也哉

越

越王勾踐其先夏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二十餘世至於允常與吳王闔廬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
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吳師敗於槜李射傷吳王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勾
踐聞夫差且報越欲先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保棲於
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為之奈何范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奪曰與天法天也天通盈而不溢
天與定傾者與人曰人通尚謙卑以自北索德節事者以地卑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
法地則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錫曰市利也謂委管錫成索德曰地能生財人主能節用以錫屬國家以身隨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子胥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於是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吳
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勾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懸膽於坐生卧即仰瞻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
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并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活國政蠡對曰兵
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
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報吳大夫違同諫曰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
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恐深於楚越德小而功多必滿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
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願王釋齊先
越吳王弗聽伐齊歸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賂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
王遂與之越乃私大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諷子胥王賜子胥屬錐鉞以自裁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
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不可乎對曰未可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案注曰范放罪人使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齊語曰君

近有志行者猶其所謂賢良者所諸御十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

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大敗

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請成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

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勾踐曰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

王已屬政於執事吳王自殺越王葬吳王而誅大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

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

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遺大夫懷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

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胡莊反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說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勾踐字六世至王無疆無疆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楚威

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徐廣曰周顯王三十六年越以此散諸侯子爭之或為王或為君

流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

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王妙論曰范本而陽人列仙傳云范作人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還反國范蠡以為大

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解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

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范蠡浮海出

齊受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案注曰謂吳殺子胥或以鴟夷今蠡有罪故自號鴟夷子皮也耕於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

蠡謂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

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徐廣曰今之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發居候時轉物遂

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徐廣曰今之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發居候時轉物遂

策

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實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新九州定九州至於今諸夏又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國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隱名名無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傳乎

索隱述贊曰越王少康至於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強楊李之役閻廬見傷會稽之恥句踐欲當種諤以利姦恐其良折即下士致膽思當卒復讎寇遂殄吳強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蘇子古史曰吳以望夷爭盟上國陵恩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霸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閻廬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

鄭

鄭桓公友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反封於鄭幽王以為司徒幽王以復后故王室治多桓桓公問太史伯曰周及何國與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興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衆並亦必興矣二歲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是為武公數世至厲公厲公欲殺祭仲不克出居邊邑樛使人誘却鄭大夫南瑕要以求入瑕殺鄭子鄭子鄭也而迎厲公厲公謂南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又數世至襄公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宋伐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重臣曰

今得國舍之何如杜曰所謂伐代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又數世至定公四年魯昭公卒其六卿
彊公至單子庄謂靖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六年鄭大公欲獲之子庄曰不如修德定公卒于
獻公立獻公卒子魯公立當是時晉六卿強侵奪鄭鄭遂弱魯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
亡親取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簡子產死孔子
為之泣曰古之遺愛也魯道曰又志也杜預曰子產死也後鄭君乙立二十二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諸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南璆是也南璆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
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善善無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瑤衣在誠號鄭厥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屠肆
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囚叔瞻尸聘蘆簡之後公室不競負秦雖還韓哀日盛

蘇子古史曰鄭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俟其惡成
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周平王桓王氣於號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魯未矣則又
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討王中肩鳴呼其後心發於中卒不可蓋如此於襄
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
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富不能加焉莊公事在左傳

東萊先生史記詩節卷之九

世家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事在秦紀善詳晉獻公時有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秦誌曰秦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趙夙之弟此

共事王事公子重耳喪生趙盾任國政晉襄公卒太子立是為靈公靈公驕盾諫弗聽欲殺盾盾去未

出境而趙盾執靈公而立成公趙盾及復任國政晉景公將趙盾卒子朔嗣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

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殺師及誅決皆景公三年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為賊首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

朔死不恨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妲有遺

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

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之不得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為其難吾為其易二人謀取他人嬰兒置山

中程嬰出謀謂諸將軍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殺杵臼與孤見趙氏真

孤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違者為崇大業趙氏景公問韓厥厥知趙

孤在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即

孤兒也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春秋成公八年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我非不能死我思立

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宣孟孟盾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氏復位晉平公立

武為正卿趙武生景叔景叔生趙鞅是為簡子簡子在位晉定公時簡子殺郕郕大夫于趙殺涉賓以

郕郕及晉君使指秦圍郕郕荀寅害射與于善不肯助秦范中行氏伐趙鞅范范吉射也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公

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敗走韓魏以趙氏為請履成曰以其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每歲朝常不悅大夫請畢古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于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

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比

事人何事對曰願為郕郕之臣墨筆操管君之過而日有記

月有成歲
有效也

中行文子范昭子齊趙有邯鄲相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贊專晉權晉出公十一

年智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

置毋卹為能忍詞然亦愷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恐智伯簡子毋卹立

是為襄子襄子時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

保晉陽三國攻晉陽三國如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十而食群臣皆有外

心禮益慢唯高共一作廣曰不敢失禮襄子使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

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夫人臣禮

是以先之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流立是為獻侯先是簡子長子伯魯次子毋卹即襄子也簡子以毋卹賢

獻侯立十五年卒子烈侯藉立烈侯六年韓魏趙皆相立為諸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

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昔吾謂公仲曰君晉好善而未進士牛畜苟欣徐越皆可公

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追然追余明切明日荀欣侍以選練擊賢任官使能明

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祭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

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烈侯卒弟武公立武立應敬侯 成侯 肅侯 武靈王武靈王十六年王夢見

處女鼓琴而歌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因內其女娃燕方言曰姓也孟姚也其負龍

於王是為惠后十九年北略中山之地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今中山在我

腹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

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讓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

俗之慮殆無頌天下之讓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者闇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胡服之功舉聖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使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教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雖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王遂往公子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間臣之草也敢不聽命乎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裕裕子曰戰國策作始裕始趙復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訪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拔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齋之齊代相趙國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獻四邑和二十三年攻中山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七年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王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幽穆王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軍李牧將軍司馬尚軒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聞敗代之趙忽軍破頗聚亡去以王遷降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諂故誅其良將軍牧用郭開豈不謀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為郡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子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冒矯誅韓厥立武靈行

臨代字居伯魯胡夢皇大靈敬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願牧不用王遷囚虜

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怨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鄒末入秦求媾諸侯曰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畢原豐邵文之昭也蓋是文王之子也武王封於畢於是為

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數世有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任魏絳政使和戎程戎翟親附絳生羸羸生獻子獻子事晉昭公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

晉卿獻子生侈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侈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世本魏文侯之子子擊達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

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且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脫蹠然子擊不憚而去文侯受子夏經書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

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徐廣曰文侯名成

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

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崔璜之家璜曰今

者君召先生而下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程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追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

無傅臣進屈卬李克曰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克對曰達視其所

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子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

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程璜遠也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文侯卒子擊立是為

武侯 魏武侯十六年卒子擊立是為惠王 惠王元年趙韓合兵伐魏大敗魏軍二年魏敗韓於馬陵

敗趙於懷十七年與秦戰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破魏桂林三十年魏

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

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消軍遠大破三十一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齊其軍盡趙數

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惠王數被於軍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三十六年

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與諸侯相王追尊父惠王為王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 哀王五年秦

使穰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名即公孫行也二十二年卒子昭王立 昭王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

里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三年段干木請子秦南陽以和蘇

代謂魏王曰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不如始強其無秦憂

人何亦明矣中旗馮琴而對曰

秦德曰魏國策作蘇秦後語作伏琴子詐張儀當晉六卿之時皆說死作伏琴又各不同也凡書凡中相人名次官名

氏最強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也起所絳水可以灌平陽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腹魏桓子肘足接車上而智氏地分身死國亡今秦兵雖強不能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晉楚相約而攻魏秦救不至魏人唐睢年九十餘入見秦王曰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而秦救不發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王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郟地與大梁郟王以為安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必不伐楚與趙矣使秦無韓有郟地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 景湣王十五年卒子王假立王假二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郟縣

太史公曰晉通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嘗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今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昌益乎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系也曰按左傳晉惠韓武之得也則韓武王之子也又詩其後裔當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晉景公之三年屠岸賈誅趙朔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武也

厥知之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景公病韓厥稱趙成季之功成季趙武之祖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繕趙氏祀五世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康

十七史詳節

卷九

史記

十七

子卒子武子代武子卒子景侯立 景侯度與趙魏俱列為諸侯景侯卒子列侯立 列侯十三年卒子

文侯立 文侯十年卒子哀侯立 哀侯六年韓厲弒哀侯子懿侯立 懿侯十二年卒子昭侯立 昭

侯二十六年卒子宣惠王立 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修魚公仲謂韓王曰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

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楚王召

陳軫告之陳軫曰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楚王

曰善乃發信臣謂韓王曰不殺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

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益甲

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

王 襄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馬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登立是為

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陳寔見

穰侯曰韓急則將變而它從穰侯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桓惠王十

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援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三十

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

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名後簡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使

平陽又侵負秦景趙據懷惠文僭王秦敗修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大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子以為不滅韓氏之先與晉同祖

皆周武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十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大意也穀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良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理固當也哉

田敬仲完

陳完者陳厲公完之子也

系德曰按左傳完是厲公之兄也一名五父立未踰年見殺無益故春秋不書完生國

太史過陳厲公使卜卦得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宥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其國乎非

此其身也在其子孫陳良此其昌乎祭人誘厲公殺之完不得立為陳大夫陳宣公殺太子禦寇禦寇與

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卒諡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齊桓公曰田氏始自不地由是

改姓五世至田釐子乞重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

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景公寵姬生子荼景公病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

立荼完子陽生奔魯田乞迎陽生立之是為悼公乃使人殺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乞卒子常代

立是為田成子成子時鮑牧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

斗收田常復殺簡公立平公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

晉韓魏趙氏南遠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喜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

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

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田襄子相齊宣公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

三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莊子卒子太公和立太公相齊宣公

宣公卒子康公自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遣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三年太

公與魏文侯會濁澤齊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 桓公卒子威王立是威故
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齊威王元年三晉來伐三年三晉滅晉分其地威王初即位以來不
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
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
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
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與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
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
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驕忌子入曰善哉鼓琴
王勃然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濁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攬之深也徐廣曰以不持也攬廉轉反 驪之愉者東隱曰驪音釋與下舍字同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
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驕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語五音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
間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以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
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王曰善驕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意願
陳諸前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驕忌子曰謹受令髡曰掃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驕忌子曰
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東隱曰考工記作折幹音折音相近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得合鼓鑄切也
驕忌子曰請謹自附於萬民說曰孤義難舉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驕忌之曰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

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能成其五音鳴志字曰請謹修法律而督吏覈說舉越出面
其僕曰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是人必封不久矣說苑曰齊桓下先生善以政事思此為齊桓
以微辭顯志少不能及乃相與往見鳴志淳于皐之使禮聘鳴志居暮年封成侯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
之禮舉淳于皐等相辭鳴志知之如使齊淳于皐等辭而士
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種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弟子者與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黠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遠曰齊之此得西門也言無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然後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
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援齊因起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二
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其擊魏趙不
利韓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八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宣王喜文學游說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皐田駢接子填到環淵之後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樓
下學士盛且數百十人十九年卒子湣王立 湣王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來王曰秦
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蓋秦乎王曰尊
秦曰釋帝天下愛齊子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梁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位
也夫約鈞燕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梁宋之利故願王
明釋帝以收天下以其間舉宋此湯武之舉也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代宋宋王出

亡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太子泗上諸侯舉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惟四十

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齊西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器洛王出亡之衛先此

燕亂代燕大破之至是遂走臣楚使淳苗將兵救齊遂殺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洛王之遇殺其子

法章昭王代齊以無忌變名姓為魯太史救律律魯曰音律不庸太史救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

通為渾亭公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法王子欲立之法章自言於是皆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

城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

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九年襄王子子建立王建六年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

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打敵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

平十六年君王后卒二十八年王入朝秦三十五年秦滅趙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九年秦破燕明年秦

滅魏秦兵次於廐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魯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

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遣之共始君王后賢事秦讓與韓信魯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

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勝相齊多受秦關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

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備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入臨

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遺子共故齊人怨王建不盡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嘉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

松耶栢耶佳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連廠兆祥云

索隱述賢曰因完遊難奔於大姜始解羈旅終然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三在百爭強和始

擅命威遂稱王濟急漢趙弟列原莊秦假東帝皆立法章主建失國松柏蒼蒼

蘇子古史曰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弋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遽滅諸侯乎然感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連偷安日守俛俸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大哉